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44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秋天,生命

秋就这样潜入了我的生活。今年徐州的秋天并不凄清,甚至称得上和暖。

回想去年此时,雨细密而风骤急。潮湿的水汽在寒风中任性地弥散,沾在我额前的发丝上,吹进我的骨头缝里。看不见的空气分子,也因这萧瑟变成梵高笔下冷蓝色与枯黄色交织的点彩,在我的眼前清晰呈现。

极霸道乖张的风势,席卷着,呼啸着,向人们宣告秋冬季的到来。梧桐枝在风中画着圈儿颤动,惊起栖鸟,摇落枯叶——暗褐色的、金黄色的、黄绿色的各色落叶,萧萧渐积,被雨一浇,湿漉漉地堆叠。如此一来,手巧的秋婆婆便织出一条厚实的拼色花地毯,铺在学校最宽的路面上,煞是好看。只是这叶子踩上去不脆,闷闷的、涩涩的,并不会伴着脚步奏起“咔嚓咔嚓”的节拍,少了些许“秋季限定”的乐趣。

徐州的秋,一直是与寒冬暧昧不清的。他们的到来没有一前一后之说,像是形影不离的一对恋人,无法对其身做出明确的区分。今年是个例外,秋天格外的悠长,每日巨大的温差像是秋在展示她多面的魅力。中午还热得出汗,嚷嚷着这天气穿件薄衫足矣,日落后,凉意便在黑夜的掩护下悄悄溜进来,体感温度急速下降,须得裹上一件扛风的绒外套才足够。

人们在身处秋天时,往往忙着准备过冬,收起夏服,翻出冬装,时刻在神经上挂起一条备好的秋裤。这种感受颇像小说里常感慨的“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”,待到零下的温度统治一周的天气预报时,人们才后知后觉地发觉秋已远去。真正的严寒会唤起人们对初秋金色的追忆,想起

□徐州张舒源

## 案上砚

读初中的时候,有门课叫大字课,就是用毛笔在米字格的纸上写字。老师说,只有毛笔写出的字可称为“书法”。我们当年所临习的都是碑帖拓片,是出版的印刷品。

在南京认识叶伯瑜先生后,才知道,拓印是我国一门古老的技艺,简单来说,就是使用宣纸和墨汁,将碑文石刻、青铜器等文物的形状及其上面的文字、图案拓下来,使其清晰显现。据说,拓片也是一个风雅的收藏门类。叶先生就是一个“拓片发烧友”,他曾向我展示他拓印的古代墓志拓片、古代砚铭拓片,让我见识了悠久的拓印文化。

他告诉我,古人留下的碑刻、青铜器上常有不少文字,这些文字有的难以辨识,光靠肉眼无法释读,如果拓印下来,拷贝到宣纸上,就容易看清与辨识了。古碑上的文字,绝大多数书法技艺很高,拓印下来,也有助于保留这些杰出的书法作品,方便后人临摹学习。

受到家庭的影响,叶先生从小就会拓印,水平很高。我后来在叶先生工作室看过他拓印,他先把一块残碑清理干净,然后将宣纸覆盖在碑上,用水打湿宣纸。然后,拿出两个“拓包”。一个拓包蘸墨,另一个拓包

□南京胡剑明

## 火锅的温度

高三时,我骑着单车去学校。冬天里寒风袭来,骑车戴着露五指的手套,刺骨的寒风穿透了我的手套,剥夺了双手的最后一丝温暖,从学校到家,双手几乎冻僵。

父亲说,烧火锅给我吃。陪他去菜市场走走,买火锅底料和各种配菜。路过卖大白菜大妈的摊子前,大妈和父亲聊起来了。大妈先是一顿寒暄,夸我懂事,然后推销自己的大白菜。父亲笑咪咪地回复:“是啊,女儿即将高考,带她出来买点好吃的给她补补身体。”大妈说道:“我女儿今年也高考,我给她报了补习班,她学习很努力,周末都在补习班里面度过,我们早出晚归辛苦挣钱都是为了孩子。”“是啊,我女儿上的是职高,我没有给她报补习班,没有给她任何压力,是女儿自己比较努力,想好好冲刺一下大学,她给自己压力太大。”卖白菜的大妈对我说:“不要给自己很大压力,尽力了就好。”说完,父亲买下大妈的一棵大白菜,再在其他地方买火锅各种食材。

没想到在这里,竟然让我一直以来内心的压力得到舒缓。父亲是故意的。他知道我的压力,所以带我出来。买好菜走出菜

□浙江温州陈丽

新上市的糖炒甘栗、黄澄澄的秋月梨,想起一夜间飘红的枫叶和早秋晨露里的情疏迹远的桂花。

我家单元楼前的步道旁并排种着三株桂树。记得少时,我们在初夏的某一天搬至此,于是整个夏季,我都在羡慕隔壁楼围墙边那粉如云霞的蔷薇花幕。不承想,到了秋天,家门口原本不起眼的桂树如一炮而红的明星一般,成为小区里最馥郁的所在。金砾一样珍贵的嫩蕊成团成簇地缀在枝头,半遮半掩地隐藏在绿油油椭圆形的叶片下,像是贵妇人发间散落的金箔装饰。在南方阴湿的秋天,这抹金黄色的甜香弥足珍贵,如水般一潮潮涌进人们的鼻腔,仿佛一缕从大自然的香水瓶里飘逸出的金色烟花,点亮了一个季节的希望。

“生命是艰辛又转瞬即逝的”,马尔克斯在《族长的秋天》里这样定义生命。正如人在谈论或面临死亡时才会感觉自己活过,秋天的意义,在于见证生长与消亡间的起承转合。它像杆秤上的刻度尺,前挪或是后移,都在称量着温与凉的权重,把控着四季冷暖中最后一季平衡。

面对不可逃避的严寒,秋天给万物预留了一个缓冲的时间,有着层林尽染的斑斓与仓廩丰实的喜悦。秋天也是情绪的调色盘。古往今来,人们在秋天所感受到的悲凉、孤独、思归、慷慨,都伴随着生命的此消彼长被代谢,沁入此时此刻身处的无边秋意中。

所有人都在倾听秋的故事,所有人最终都会在这世上找到自己的位置,迎来自己的秋天。

从前一个拓包上取墨,轻轻在宣纸上敲打。拓印完后,取下宣纸,一张拓片就完成了。拓印水平如果高,所拓的碑刻上不会留一点墨汁。

重阳节,又去拜访叶先生,看他亲手用钢刀刻制一方砚台,这是一块上好的石砚,石质精细,内有铜结晶之金星,属于歙砚。叶先生刻的石砚,造型大方质朴,并在砚台背面刻了一首自作诗:“昔为山颠石,雨晴白云生;今作案上砚,时焕五彩文。”我见之,也和了一首诗:“歙砚金刀砺古风,金陵见识伯瑜功。晴空雁字传诗意,佳话春秋五彩中。”他随后将所刻的砚台正反面,演示着拓在一张宣纸上,将他的诗句题上去,立刻使制砚和拓印有了古趣,成为相得益彰的艺术精品。为了激励自己练习“书法”,也纪念这次访友,我欣然买下了这方“案上砚”。

欣赏艺术作品,是对于艺术的守护与体验,并感应到心灵深处的愉悦。同去的南京诗人刘晓先生说,人生美好的相遇也许很多,但与艺术家的相遇具有启迪的意义,他当场吟诗道:“浑然犹可信,妙趣自天生。巧遇心头砚,诗言读与耕。”

场,感觉到身心放松,还是人间烟火最能治愈人心。

回到家中,父亲熟练地准备着火锅食材,大白菜被洗净切成段,排骨在高压锅中炖得烂熟,空气中弥漫着诱人的香气。父亲把买来的重庆火锅料放火锅里倒入少量水调好,然后把炖好的排骨倒入调好的火锅料当中,关上火锅盖子,等水烧干,烧开的火锅汤水“滋滋”冒着热气,鲜红的火锅汤汁在锅中翻滚。打开火锅盖,热气腾腾满载着浓香四溢的汤汁扑鼻而来。用筷子夹起切好的大白菜放入滚烫的火锅中,白白的白菜帮上面沾满鲜红的火锅底料,不一会就被烫熟了,父亲说:“大白菜不要烫得太熟,有点软了就可以吃,这样可以留住大白菜的脆嫩。”

听了父亲的话,我夹起火锅里的白菜,吹两下,入口,大白菜的脆甜带着火锅的鲜辣,瞬间驱除寒冬里的寒冷。那一晚上,手脚都是暖的。温暖着前行的道路。

寒冬里,那顿火锅让我明白,无论多么寒冷,只要有家人相伴,心中就有无尽的温暖和力量。

## 冬藏

俗话说“小雪腌菜,大雪腌肉”,新疆的冬天要比江南来得早一些,国庆节一过,寒潮就凑热闹似的接踵而至,等不到小雪节气到来,家家户户就开始忙起冬藏来。

记得上初中时,父亲买了两吨煤卸在了院门外,黑黝黝的煤块堆得像小山一样,在纯净的日光照射下,有些煤块闪闪发亮,难怪古人称它为乌金。父亲借来一个大铁丝网筛,筛子孔极大,一头支起悬空,一头落地,让筛子形成一个坡度,他再用铁锹铲起那堆乌黑的煤向筛网投掷上去,一股股乌烟弥漫。大的煤块顺着铁丝网筛滚落,小的煤块和细碎的煤屑则从网孔中漏下,这样煤块煤渣就做了分离,大块的煤由父亲搬运,剩下小的煤块我和弟弟用柳条筐运回院子里的煤池。运完煤块后,父亲将网筛撤除,重新换上细小网孔的筛子,再重新做一次分离,在剩下细小的煤屑里掺入适量的泥土混合均匀倒入水,用铁锹不停搅拌,在水与泥土深度融合下,煤屑最终和成“黑面团”。这时父亲就坐在一边休息了,轮到我和弟弟上阵,我们蹲在地上,用手抠下一小团煤泥,两手相握,左右来回倒来倒去,时不时还要用劲团紧煤球,让煤球粘得更紧密不易开裂,很快一个个黑黝黝圆滚滚的煤球排列整齐地躺在泥土上晒太阳,而我们的脸和手也像泼了墨一样乌黑。

储存了煤还不够,父亲又在集市上向老乡买了两牛车柴禾,堆放进院落的一角,劈柴就成了他的事。接着,就是储藏一冬的蔬菜了。那时,到了冬天没有新鲜蔬菜吃,因此,家家户户都会在院落里不遗余力地挖一个菜窖,在寒潮到来之前,买上五百斤的大白菜储藏于菜窖中搭建的木架上。菜窖底下再挖些坑,将新鲜的菠菜、芹菜、胡萝卜、土豆、白萝卜分别埋进不同的坑里,用沙土覆盖好,吃的时候再取,这样可以长时间保存蔬菜的新鲜。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《齐民要术》中对冬藏也有记载:“在墙南的阳光下挖掘坑洞,将杂菜分类布置,覆盖土壤后即可经冬保存,需要时取出,与夏季的蔬菜无异。”这算不算今人对古人冬藏的延续呢?

母亲忙着腌萝卜干、腌咸鸡蛋。腌泡菜是跟邻居一位四川妈妈学的,一个不小的坛子里,腌的菜可不少,白菜、辣椒、豇豆、萝卜、洋葱挤得满满一大坛子,坛子封口以后,母亲扣了个碗,然后再用水封住碗口周围,就将坛子置身院子一隅,静等蔬菜的脱胎换骨;腌鱼也是一个冬天必不可少的储备,有些人家还会自己灌肠做香肠,湖南人家还会买来猪肉自制熏肉,这些东西挂满院子风干的时候,那些老乡无不投来羡慕的眼光,无比感叹地说:“还是你们会准备,吃得丰富!”他们在冬季到来之前也会收藏一些东西,比如煤和柴禾,也会学我们在院子里挖个菜窖储藏一些大白菜、胡萝卜、洋葱和恰玛古,还有就是储藏大量的草料,因为他们大多人家都喂有几只羊,要确保一冬的饲草。他们还会将多余的羊奶制成奶酪块,或者酸奶块储藏起来,到了最寒冷的时候,拿出来煮化后配以砖茶,妥妥的就是一杯香浓的奶茶以御寒冬。

光阴倏忽而过,如今一年四季蔬菜瓜果肉奶蛋琳琅满目,随时都能吃到各种各样新鲜的蔬菜和水果,家家户户都用上了天然气,再也不用像过去储存一冬的煤和柴及食物了。在繁华喧嚣的春夏秋,人们忙碌于追逐生长和收获,等冬季来临时,大自然仿佛告诫我们,该停下脚步回归内心的宁静,冬藏不仅是自然规律,也是一种人生智慧。冬季是一年气候最寒冷的季节,人体也需要进入“冬藏”时,“藏身、藏气、藏心”是冬季“三藏”,冬藏好了,才能根基牢固,厚积薄发,为来年积蓄力量。

□南京曹冬云

## 有趣的灵魂

30年前播音班的班主任,今年整60岁,刚刚退休。年初他就

在群里说,和我们第一届播音班的同学感情最深,他退休后会到每一个学生的城市去看看,和同学们见见面。

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,他已经到了几个城市,和那里的同学们吃着美食还聊着天,并在群里发着照片。老师说,“我听你们这群孩子说话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,脸上的笑容还是那么灿烂,我每一次出发都感觉很值得”。群里接龙的同学也有很多,说欢迎班主任到他们城市。

一个有趣的灵魂得到大家积极的回应。

我先生也喜欢旅游,只要休息日在家,就带着我们出去看四季风景,他还喜欢帮我们拍照。一次在安徽旅游,他听说石塘村的日出很好看,就开车带我们前往,可由于堵车,到那边已是下午五点,天也突然下起了雨。我劝他说:“这次就不要去了吧,赶紧回家。”可他还是坚持驱车前往,虽没有看到日出,却看到了群山中烟雨蒙蒙,雾气缥缈的美丽景色。他还喜欢追逐冬天的阳光,他说冬日阳光下一切都是鲜活的。

每一次拍照,他都不厌其烦,有时候跪着、有时候蹲着,常常拍几百张让我们选。他说把这些照片精选后做成一本厚厚的影集,这就是美好的岁月,这也是幸福的家的模样。

人到中年,还有如此雅兴来贪恋风景,这本身就具备有趣的灵魂。

特别喜欢张恨水在《果盘》里写他不嗜水果,而酷爱供之。他连冬日萝卜也可以作为诗意供养。生活不仅仅是平淡的,更是美好的,而能随意撷取诗意生活的,一定是具备有趣灵魂的。

当我们在群里和老师互动时,有人感叹岁月无情,老师说:“你们有些同学也有50多岁了,可我没有觉得你们老,在我心中,你们依然是18岁的样子,我在单位就喜欢跟年轻人玩,年轻人也很喜欢我,你们要学会保留18岁的模样。”同学们说:“老师30年容貌一点也没有变,连心态也没有变,和我们刚进学校时是一样的。”

□南京陈思